

小小说超市



主持人:刘建超

主持词:小小说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,几乎在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,各地报刊都开设了《小小说》栏目。

1991年6月至1992年3月,《洛阳日报》举办“一拖杯”全国小小说大奖赛,收到30个省、市、自治区及海外的3.7万余篇来稿,令人叹为观止。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葛洛,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崔道怡,著名作家李国文、李准、贾平凹组成的评委会更是令人仰慕,洛阳纸贵再续风流。

当时,《洛阳日报》上发表的作品多次入选全国优秀小小说,能在《洛阳日报》上发表小小说成为众多作家的期望。洛阳作为一座文化名城,不能缺少小小说的分量。

头奖

□飞鸟(河南周口)

某地举办国画大赛,著名企业赞助,奖金不菲,参赛者逾万。后经专家组严格评审,评出一、二、三、四等奖。

画展如期举办,观者如云。获奖画作挂在显眼位置。

四等奖是幅人物画,刻画传神、气韵生动。

三等奖是幅山水画,山德水性,视觉咫尺天涯,意深格高、底蕴厚重。

二等奖是幅花鸟画,匠心独运,分别用工笔、写意、兼工带写的技法,工笔浓、淡墨勾勒,深浅分层着色;写意简练概括;兼工带写形态逼真、十分生动。

头奖画作是幅六尺新版钱币,惟妙惟肖。

乡恋 粤梅 摄

画殇

□于中飞(浙江乐清)

小城多雅士,城南陈青藤算一个。陈青藤画写意牡丹蜚声小城。他的牡丹不沾世俗气,多以水墨入画,石青或石绿辅之。其画墨色清淡、俊逸古雅,透着几分超然脱俗的灵气。

陈青藤画的牡丹不卖钱,也极少送人,尤不送当权者。

小城南端,沿清河路斜卧着一条老街,曰文化一条街,不长,三四百米的样子。鳞次栉比的店铺沿幽深的街道对脸儿排开,画廊、书店、装裱店、古玩店、刺绣坊、旧书摊……应有尽有,透着几分文化气息。

陈青藤的闲云斋便隐匿其间。

陈青藤清贫,闲云斋其实就是个装裱店。陈青藤靠手艺养活自己。

是日,陈青藤正在里间忙活,闲云斋来了小城原县令郝长渭。郝县令写得一手好书法。在郝县令还不是县令时,俩人交往很是密切。郝县令成了县令后,因公务繁忙,俩人就少了往来。

郝县令在任三年,政绩显著,口碑极佳,上头大为赏识。再有月余,郝县令就要奔赴远在千里之外的颍州出任知府了。

郝县令进来时,陈青藤正为一幅裱件复裱。陈青藤将刷匀浆水的裱件上了浆口,右手握排刷,刷锋挑起裱件一角,左手随之搭上,双手一抖一甩一提,裱件便离了桌案,上墙,抚平,扫顺,排实,一气呵成,这才回头浅浅一笑,说,来了。

郝县令也一笑,说,来了。

郝县令在陈青藤的闲云斋里站了,四处瞅瞅,看看,点点头。俩人便到外间的椅子上坐了,闲闲淡淡地嗑,依稀忆起了当年挑灯夜谈、把酒论道的热乎劲儿。

不过,此去经年,就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。沉默良久,郝县令抬眼看看天色,自言自语道,该回了,晚了有人又担心。

陈青藤轻轻一笑,突然说,长渭兄稍等,言毕,转入里间托出一轴画卷,展开,是一幅牡丹图,横披。看画面,小写意笔墨,数株折枝绿牡丹呈横“之”形摆开,穿插掩映,摇曳生姿,生动别致,气韵天成。题款曰:“唯有此物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长渭兄仁雅正,闲云斋主青藤。”画面墨色明润,笔法洒脱,行款清整。再细看日期,为陈青藤数年前所作。

郝县令愕然,定定地看陈青藤。要知道,酷爱收藏名人字画的他郝县令做梦都念着陈青藤的牡丹图,前些年在任时,他曾数次相求,而陈青藤始终未应。

郝县令望着老友清清瘦瘦的脸,突然就明白了陈青藤的心思,于是仔细地收起画,腾出手在陈青藤的肩上拍拍,又在陈青藤的肩上拍拍,这才挟了画,去了。

秋风一天凉似一天,几场绵绵细雨过后,冬日肃杀的气息就浓了。算算日期,离郝县令走马上任的日子不远了。

一个朔风乍起的清晨,一件传闻毫无征兆地在小城里炸开了:京城一官员因贪污赈灾公款东窗事发而银铛入狱,该案牵涉到一批受贿官员,廉洁如水、两袖清风的郝县令郝长渭赫然名列其中!

陈青藤黯然,苍白着脸颓坐在椅子上,闭了眼,干瘪的胸膛起伏起伏。半晌,他才摇摇头,叹口气,然后,又摇摇头,叹口气。

那以后,小城里的人就再未见过陈青藤画牡丹了。本来无一物,何事惹尘埃?陈青藤如是说。

三五的爱情

□一刀(湖南常德)

郝美丽身高一米三五。人们总是戏谑地喊她——三五。

农茂是郝美丽的邻家哥哥,总把她当小孩,完全忽略了她已是十八岁怀春的少女。农茂喊,三五,过来给哥捶捶背。郝美丽不好意思,扭扭捏捏。农茂就把她捉过去。郝美丽幸福得简直要晕倒了,挥起拳头在农茂身上捶了两下,低着头就跑。农茂喊,三五,你真是没心没肺呢。郝美丽回道,你才没心没肺呢,然后,红着脸跑得无影无踪。

过完春节,农茂要去南方打工,说,三五,和我一起去打工吧。

我才一米三五,人家不会要我。那你不祝我在外面找个嫂子回来?

郝美丽气鼓鼓地骂道,滚去找你的女朋友吧!莫回来了!

母亲看出了女儿的心思,叹口气道,美丽,你别胡思乱想了,你们俩是不可能的。

郝美丽吼道,我胡思乱想什么了?!我什么都不想,死了得了!吼着吼着就呜呜哭了起来。哭过之后,她又一下子雨过天晴,妈,我要办一个养猪场。

母亲吃惊地看着她,你要办养猪场?!你脑壳没进水吧?

郝美丽说,是不是我人矮,脑壳就容易进水?我说要办就要办。

郝美丽真的办起了养猪场,她挥起铁锹奋力地铲粪,给猪喂食,给猪栏垫草,给母猪接生、打针,干得十分投入,充实、快乐。

农茂在外面交了女朋友。郝美丽听到这个消息,一下子变得蔫蔫的,干什么提不起劲儿。她不爱说话了,不怎么笑

了,动不动就发哑脾气。

郝美丽二十一岁那年秋天,农茂回家了。

郝美丽知道农茂出了大事。农茂哥!郝美丽拍农茂的房门。农茂不理她。

郝美丽发火了,大喊道,农茂!你算个什么男人,你就是一个孬种!去死吧你!

郝美丽一转身,门开了。农茂眼睛浮肿地站在门口,他的右手不见了,他在流水线的机器上丢了一只胳膊。

郝美丽说,一只胳膊算什么?你加起来还是比我多,我才一米三五呢!挺无聊吧?不如去看我养猪。

农茂就去看郝美丽养猪。郝美丽一出现,猪们的喊叫声就响成一片。郝美丽说,安静!那些猪就安静了。

农茂说,你是它们的娘是不是?它们都听你的。

郝美丽说,你是它们的爹!说完,马上发觉自己说错了话,瞟一眼农茂,赶紧转过身去。

他们说着话,没发觉一只母猪正烦躁着,母猪嫌郝美丽站在窝边碍事,张嘴就要咬她。农茂眼疾手快,伸出独臂将郝美丽夹了起来。郝美丽一惊,无意间两手环过去,勾住了农茂的脖子。农茂看着郝美丽的眼睛,突然间感觉到郝美丽丰满的胸顶着自己。他有些窘,不觉手就松了。

郝美丽小声地喊,你别松手,手一松我就掉进猪粪里了。

农茂就用力夹,郝美丽的手环得更紧了。

两个人嘴唇挨着了嘴唇,农茂说,有一股猪粪的味道。

郝美丽说,我就是要用猪粪熏死你!

